

禮記集說

二十

蘇子知

如學

PDG

禮記集說卷十九之六

歸安鄭元慶述

樂記第十九之六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疏云自此至可謂盛矣名爲樂化此明致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云禮樂是治心之具故不可斯須去身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油潤澤之貌嚴陵方氏云易直者天之道以樂之始由

乎天也子諒者人之道以樂之終感乎人也樂言心之無憂安言身之無危心樂乎內然後身安乎外故樂則安安而無危則固可久故安則久久而不易則其道自然故久則天自然則其用不測故天則神自然者天之道也不測者神之用也自然則莫之或疑矣故不言而信不測則莫之或犯矣故不怒而威

慶源輔氏云致樂與君子學以致其道同致謂我有以致之而彼自至也致樂以治心謂常存和樂以治心也和樂常存於內則善心油然而生矣天則神神則天之不可知者也非天之外別有所謂神也因其不言而信則謂之天因其不怒而威則謂之神都

昌陳氏云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疏云前言致樂此言致禮 長樂陳氏樂書云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爲本莊敬以嚴威爲文也禮也者資莊敬以爲教待嚴威而自行 慶源輔氏云述樂之功詳述禮之效略者非崇樂而簡禮也以治心治躬之不同耳雖然樂生於禮禮成於樂治心所以成其身治躬所以正其心禮樂之用未嘗不相資也 京山郝氏云按史記致禮以治躬下多者也治躬四字宜從之 晉江周氏云莊敬以身所

形言嚴威以人所見言卽莊敬之可畏可憚處便是  
不必分承亦無先後 烏程韓氏云前盛言禮樂皆  
得之事都說道理未見工夫到此揭出治心治躬深  
明教本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  
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疏云此不能致樂治心故鄙悵詐僞之心入之矣不  
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入之矣 長樂陳氏  
云樂由中出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真者  
也禮自外作而見乎貌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  
也鄙詐之心反乎易直者也易慢之心反乎莊敬者

也言反乎易直者推之以見子諒反乎莊敬者推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 慶源輔氏云鄙而後至於詐易而後至於慢鄙詐易慢則感於外而然也故曰入自外之內曰入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史記作知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疏云此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備使德輝動於內而民聽順於外 慶源輔氏云樂作於外而動

於內禮根於內而動於外樂動於內故極其和禮動  
於外故極其順和以心言順以迹言而心迹初非二  
事也內和則外順矣禮樂果二道哉內和而外順則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豈敢有易慢  
之心哉況於與之爭乎德輝動於內以下此又覆說  
上意所以內和外順而民瞻望之至於如此者蓋德  
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  
故也德輝謂樂也所謂奮至德之光也德輝動於內  
則必形於外矣理卽禮也理發諸外則根於內可知  
矣舉言舉之自我始也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而  
已然果能致禮樂之道於己則舉而措之天下民莫

不聽順矣又何難之有哉 嚴陵方氏云顏色則指其面目容貌則兼手足言之瞻近而望遠故也夫瞻其顏色望其容貌已足以使民弗與爭而不生易慢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聽亦無非順也以樂有音故特以聽言聽與順皆言下之所以承上者如此措言措之於彼以其莫不聽順故曰措之天下也 晉江周氏云動外動內禮樂之本也極和極順治心治身之功也內和以下感人動物之效也瞻其顏色句屬和望其容貌句屬順不慢不爭只是起其敬畏之意德輝句貼顏色理發句貼容貌德卽內之和理卽外之順承聽承順則感和順而自治其身心不止不爭不

生慢易已也故曰以下記者自作結詞致卽極也與  
致禮治身致樂治心之致不同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

史記作謙下同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

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  
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  
其義一也

疏云此論禮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各  
依其事而和節之 河南程氏云禮樂只在進反之  
間便得性情之正 長樂陳氏樂書云禮未嘗不主  
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則以進爲文

可知樂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至三終奏韶必至  
九成則以反爲文可知銷則鑠以外物不能以自強  
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放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  
反入於魏文侯之忘倦者有之 廬陵馬氏云以進  
爲文然後能全其禮以反爲文然後能全其樂禮減  
而不進則禮之道幾於息矣故銷樂盈而不反則樂  
之道至於流矣故放先王知禮樂之偏故禮則有報  
而樂則有反禮有報者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必資  
於禮也故曰禮之用和爲貴言禮之用和爲貴則樂  
之用節爲善也故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  
得其報則禮資於樂資於樂則樂蓋樂者樂也傳曰

引而樂之樂也樂得其反則樂資於禮資於禮則安  
故傳曰有禮則安 烏程姚氏云禮動於外以樽節  
退讓爲本故主減樂動於內以和順充積爲本故主  
盈然減未有不進者盈未有不反者易曰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故一以進爲文一以反爲文  
進是進而行事反是反而歸約文非文飾之文是文  
理之文言進而行事乃成禮之文理反而歸約乃成  
樂之文理故緊接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  
放二句恐非若注所云禮之報報本也樂之反反本  
也報本反本皆人道之所宜爲者故曰其義一也

晉江周氏云首二句是禮樂之本主減主盈是禮樂

之體進反爲文是禮樂相資之用禮減而不進二句是禮樂之偏以下則救弊之效也總未見禮樂相資意六反字前三字與進字對作擗節看後三字與報字對與上面不同蓋報反意思在進反後進字正是報那減的反正是反那盈的其義一者蓋相須並用同適於中皆爲事理之宜不必用禮卽樂樂卽禮意平湖陸氏云前云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此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是禮則懼其不足樂則懼其有餘也二條互相發明集說劉氏以謙卑退讓爲減以減而不進爲禮勝則離此另是一解不可從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註云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 疏云從此至章末總明樂之德樂之爲體是人情之所歡樂故不能免也內心歡樂發於聲音則嗟歎咏歌是也形於動靜則手舞足蹈是也是人道自然之常 嚴陵方氏云聲音生於氣故曰發動靜見於容故曰形發故可聞形故可見 慶源輔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術也嗟歎咏歌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過此則淫放故曰盡於此矣 烏程姚氏云上論禮樂之進反詳矣然禮之進而有報易知也

樂之反未易言也故此下詳言之以見樂之宜反觀  
先王恥其亂故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云云自見得  
烏程韓氏云性謂之術便非性始之初父子君臣  
所以不合萬民所以不親病根都在此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  
註云耐古書能字也形動靜也疏云此言人稟自

然之性而有喜樂喜樂旣形於動靜而不依道理或  
歌舞不節俾晝作夜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喪  
家也嚴陵方氏云前言樂者樂也故此復言人不  
能無樂前言樂必形於動靜故此復言樂不能無形  
慶源輔氏云形而不爲道鄭衛之樂是也

先王恥

史記作惡

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

而不流使其文足論

史記作綸

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

史記作省

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

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疏云此論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 長樂

陳氏樂書云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

不在雅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音足以知政聞

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

嚴陵方氏云聲者道之所發文者理之所寓聲足樂

者樂其道也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足以制欲故雖

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故可論而不至於息

吳江徐氏云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肥滿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辟之氣得接於身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疏云此覆說聖王立樂之事 長樂陳氏樂書云樂

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道皆會歸於和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樂之化行於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行於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於一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閨門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 嚴陵方氏云君臣言在宗廟而不及朝廷則以君臣主敬而宗廟尤所宜也族者親之所聚長者眾之所從鄉里與祭義言一命齒於鄉里同族